

用痛苦的语言 嘲笑

秋 诗

幽默文库
——
果戈理的幽默

陕西人民出版社



用痛苦的语言嘲笑

——果戈理的幽默

秋 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幽 默 文 库

用痛苦的语言嘲笑

— 果戈理的幽默

秋 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文化厅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2插页 84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0475-8/G·78

定价：1.95元

序

幽默，生活的调色板，语言的盐，笑的取之不尽的源泉。

幽默，缪斯王冠上的明珠。翻开人类的文学艺术史，典型人物的五彩画廊中，幽默形象熠熠闪光。与风车英勇鏖战的西班牙骑士——堂吉珂德；“不但自己聪明，还把聪明借给别人”的英吉利浪子——福斯塔夫；“遵照上帝旨意”鲸吞别人财产、勾引他人妻子的法兰西“良心导师”——答尔丢夫；“带着感情扯谎”、把牛皮吹破了天的俄罗斯假钦差——赫列斯塔可夫；饱蘸着泪水一直笑到生命最后一刻的美利坚喜剧大师——卡伐罗；在科举制度的悲喜剧中走完一生的中国封建士子——范进；“精神胜利法”的绝妙典型、旧中国国民性的生动缩影——阿Q；为了拉上一辆“自己的车”挣扎一生终未遂愿的人力车夫——祥子……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犹如插上了翅膀，跨越时代和国界，成为全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为了普及幽默理论知识，介绍国内外著名幽默艺术家（包括作家、戏剧家、电影家、曲艺家、导演、演员，漫画家等）及其代表作，我们决定编一套《幽默文库》。为每一位入选的幽默家出专集一本，内容包括专论（艺术家生平介绍、幽默风格评

述及名作赏析)和选文。本文库所谓“幽默”是指广义的幽默,亦或谓喜剧,包括一切能引起具有审美价值的笑的美学式样(如狭义的幽默、讽刺、滑稽、机智、怪诞等)和艺术体裁(小说、戏剧、影视等)。

据悉,目前国内还有几家出版社也在编印有关喜剧、幽默的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幽默文库》一旦出齐,我们中国人将有自己的一个研究喜剧、幽默的小小资料库,一个了解中国和世界喜剧、幽默的历史及现状的小小窗口。

和其它几套丛书较为侧重于学术性或资料性有所不同,《幽默文库》想另辟新路:一是将学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起来,既要提供新观点、新资料、新的研究方法,又要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风趣幽默;二是要用现代审美意识和现代知识结构观照审美对象,内容新一点,文字巧一点,角度“怪”一点;三是努力寻找高层次读者与广大青年读者的契合点,既要力求使前者读有所获,又要设法使后者读来饶有兴味。

亲爱的读者,《幽默文库》为您而写,请告诉我们,您喜欢它吗?应该怎样写才能使您更喜欢?

陈孝英

1988年暮春于陕西省艺术研究所

目 录

专 论 篇

- 生活中的谐谑曲……………(3)
笑的艺术的催生剂……………(10)
营造笑境的妙方……………(33)
带刺的又是含泪的笑……………(54)

文 选 篇

- 《五月的夜》……………(65)
《鼻子》……………(107)
《钦差大臣》(剧情简介) ……(143)
《死魂灵》(故事梗概) ……(149)

专 论 篇

生活中的谐谑曲

“浓密的褐色长发的直发绺一直披散到耳朵下面，然后稍稍向上弯曲。绸子般的发乌的细髭须，微微遮住美丽的厚嘴唇，嘴唇下面留着一小撮尖胡子。棕褐色的小眼睛和蔼地望着，但流露出警觉的神情。就连他讲到快活可笑的事时，眼睛也不笑。一根瘦长的鼻子赋予这张脸，赋予鼻子两旁的这双警觉的眼睛，某种鸟雀般的，时刻观察的，同时又宽厚而傲慢的神情。一只脚站在乌克兰农舍屋顶上凝思的仙鹤便是这样看人的。”^①

这幅带有几分滑稽意味的肖像画，便是对俄国喜剧艺术大师果戈理的传神描写。他那些貌似轻松诙谐的喜剧作品经过他本人的诠释和别林斯基的阐发，使众人皆透过“分明的笑”看到了“不分明的泪”，于是，“含泪的笑”几乎成了果戈理幽默风

格的代名词，无人不晓。而这位生性风趣却又内向乖僻的幽默家，在自己那以悲剧作结的一生中也常常拨奏出几串轻快活泼甚至荒唐可笑的人生谐谑曲的音符，这恐怕就远非尽人皆知了。

公元1809年4月1日，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理出生在乌克兰波尔塔瓦省密尔格拉得县附近的大索罗庆采镇。其父受过良好的教育，一段时期曾在政府部门供职，因受感伤主义文学影响甚深，遂归真返朴，在幽静恬适的田园生活中悠闲自在地打发岁月。果戈理的父亲还是一位作家，曾用乌克兰文和俄文写过一些诗歌和喜剧。据说他取材于日常生活的乌克兰喜剧相当幽默风趣，当代苏联评论家认为他堪称乌克兰喜剧的奠基人。不过他的喜剧大概既未发表过也没公演过，而是“自产自销”——由他偕同亲友、妻子在阔亲戚特罗欣斯基的私人剧院演出，以供自娱消遣。作为长子，果戈理从小就常被带到这样一个喜剧艺术的天地中接受熏染，喜剧的种子自然而然地埋在了稚童的心田里。

1821年，果戈理到涅仁高级科学中学读书。他的低班同学伊·格·帕先科回忆道：“果戈理不仅心思极为灵巧，还是个无人能模仿的、面部善于表情的喜剧演员和卓越的朗诵家。他生来幽默、滑稽并善于讽刺。”果戈理曾为一个丑陋、蠢笨、令学生讨厌的德国学监编出这样四句歌谣，和同学们一起吟唱，当面对他进行嘲讽：

捉狗人②长着一个猪脸，
两条仙鹤腿，
装上犄角，
就是沼地里的小鬼。

《闲话涅仁》是他在校期间的一篇散文习作，也是最早的一篇以幽默笔法显露生活庸俗面的作品。果戈理还热衷于登台表演，特别喜欢饰演喜剧角色。在学生们自编自演的一出小剧中，他装扮的一个羸弱的没有一句台词的小俄罗斯老头，将全体观众逗得前仰后合。他还成功地扮演过冯维辛的喜剧《纨绔子弟》中的普罗斯塔科娃太太，据说是“无与伦比的”。同学们一致认为：果戈理极有表演天赋，面部表情丰富，能改变嗓音甚至脸型，能完全进入角色。如果他登上舞台，最著名的喜剧演员也会相形见绌。

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这位学生时代的舞台谐星后来曾躊躇满志地做过当演员的尝试。但在考试时，由于要当着几位演员的面朗读，他羞怯得要命（果戈理一生都害怕、甚至讨厌接触生人），死板地照着笔记本读下去，还不时地打绊儿，这样自然是无法令主考官满意的。然而，实际上他具有什么样的朗诵才能呵！凡是有幸亲耳聆听过他朗读自己作品的人，在回忆中无不大大书特书这一点。还是让我们来看看他的朋友和熟人是如何评价的吧。

“果戈理朗诵得妙极了……。狄更斯也是一位出色的朗诵家，可以说他是在表演自己的小说，他的朗诵是戏剧性的，几乎是舞台式的。他一个人变成几个一会儿让你笑一会儿又让你哭的第一流演员。果戈理则恰恰相反，令我惊讶的是他那极其朴实而含蓄的朗读风格，他那尊贵而真挚的态度——，仿佛此刻有没有听众，他们在想什么同他毫不相干。……效果非凡——特别是念到那些滑稽幽默之处，你不可能不发出由衷的、健康的笑声；而那个让大家开心的人只顾朗读下去，并未因大家的快活而受窘，仿佛心里对此感到惊奇似的，越来越沉浸在朗读之中——只是偶尔嘴角和眼边掠过一丝几乎觉察不到的艺术大师的狡猾的微笑。”

这是俄国另一位大作家屠格涅夫在回忆文章中对果戈理的精彩朗诵的描摹和体味，果戈理和狄更斯风格迥异，一个可谓“入乎其里”，另一个则属“出乎其外”。从喜剧表演的角度来说，果戈理似乎更谙熟个中妙处。一般说来，喜剧表演越是一本正经，对观众的笑声似乎毫无察觉，甚至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象是不明白观众究竟为何乐不可支，就越能强化喜剧效果。虽然朗诵和表演不能完全等同，但二者之间无疑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熟悉果戈理的人都知道他的一个毛病：喜欢说谎。这本来是令人难以容忍的，然而他的谎言一不存卑劣意图，二不对他人怀有恶意，所以，周围的

人也就佯装不知地容忍了。和说谎相辅相成的是其性格之怪僻，二者结合，有时就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比如：一个在国外曾经热情款待过他的朋友，回国后兴冲冲地前来拜访下榻在友人处的果戈理，这位小俄罗斯先生竟象小偷似地从旁门溜走，第二次则拿本书盖住脑袋假寐，此举惹得所有的人都为之侧目。当别人问及缘故时，果戈理的托词荒唐到了可笑的程度：第一次是因为他想起一件急需办理的事情，第二次则是因为他困倦到支撑不住的地步。如果说，这是艺术家为摆脱生活中的琐事而不得不加以应付的话，那么有时，在根本无需撒谎的情况下，他也随口乱扯几句连小孩儿都能识破的瞎话，就很难让人理解了。莫非是天生的幽默感无时不在下意识中驱使、拨弄着作家的神经细胞？他的这种性格使有些友人给他冠以“不坦率、不诚实”的罪名，当然，也有另一些友人出自偏爱，把他那些无聊的谎话解释为性情的古怪和恍惚。

说到这位艺术家的可笑之处，还有两件趣事可充佐证：一次，茹科夫斯基带人去见正伏案疾书的果戈理，屋门打开时，客人惊讶得差点叫起来，只见我们的作家作如此装束：“一双长过膝盖的俄国毛袜代替了皮靴，法兰绒坎肩上套了一件天鹅绒短上衣代替常礼服，脖子上围着一一条五颜六色的大围巾，头上戴着一顶绣金的天鹅绒的紫红女帽。”^③要知道他并非故作此状来逗趣，而是正聚精会神地

工作着。但他毫不为自己马戏团小丑般的滑稽而感到窘迫，倒是客人们不好意思地匆匆离去。果戈理的莫斯科朋友中有一位名叫波戈金的，曾多次资助过作家。后来创办刊物，就逼果戈理写稿还情。作家则觉得为此耗费自己的时间如同犯罪，拒不应诺，尽管此时他正寄住在“逼债人”家中。结果，两人见面不说话，有事则让仆人送便条。波戈金写：“我正编第二期，你有什么东西给它？”果戈理在反面写：“什么东西也没有。”后来无法再住下去，果戈理便提前出国。波戈金致信道：“你一带上大门，我便画了个十字，松了一口气，仿佛从肩膀上卸下一座大山。……你，除了在神圣而崇高的时刻外，是个令人极其厌恶的家伙。”果戈理复信道：

“……我离开你的家，仿佛冲出多年阴暗的监禁生活。你让我感到了害怕。我觉得黑暗、否定、窘惑和疾病的精灵在你身上附体了。”这两人的关系和交往是生活中一出名副其实的喜剧。

果戈理曾坦诚地自白，他把自己身上的毛病和缺点都赋予了笔下的人物，并加以嘲笑，以此来彻底摆脱和根除它们，这大概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的意思吧。作家还以实例证明。《死魂灵》第一卷中描写了一位酷爱皮靴的大尉，三番五次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皮靴走来走去地孤芳自赏。而作者承认自己就是一位“皮靴迷”，但他又把对任何东西的过份迷恋都看成是人

性的弱点，故而在小说里加以嘲弄。也许这正是作者本人的一段生活插曲——他一个人很可能也曾在屋里穿上新皮靴前后左右端详不够，而后再自嘲一番。毫无疑问，那些绝妙的喜剧作品正是作家在审视了周围和自身的种种可笑之处后孕育出世的。因为幽默家“怎样尊敬和轻视他自己，他也怎样去尊敬和轻视一切人；他怎样去爱和嘲笑他自己，他也怎样去爱和嘲笑整个社会”。④

笑的艺术的催生剂

何谓幽默感？从不同角度而言，有不同的内涵。对创作主体来说，是善于在生活中洞烛幽微地感受和察觉喜剧性的因素，并能独具谐趣地开掘、提取、聚合，在典型的喜剧情境中再现典型的可笑人物的能力。对审美主体来说，就是准确地从喜剧艺术品表面的荒谬可笑之中，领会艺术家的意图和旨趣的能力。果戈理之所以能滔滔不绝地倒出一大堆笑话故事，并藉此赢得了“讲笑话的能手”之称号，他的这种能力无疑是超乎芸芸众生之上的。

著名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的题材，据说是普希金应果戈理的请求热心地提供给他的。但据同时代人回忆说，普希金只是在和朋友们聊天时作为笑料提到，别人和自己在生活中曾经遇过类似剧情中的误会。本来，普希金自己也想利用此类巧合的趣事进行创作，没想到果戈理捷足先登，写出了一部轰

动整个京城的天才剧本，因而普希金不无戏谑地说，以后和果戈理交谈要留点神儿。

随时随地注意攫取喜剧素材固然是喜剧艺术家不可或缺的灵性，但假如只是转述、描摹生活中的可笑情景和人物，虽然也能博人一粲，却与真正的喜剧无缘。因为喜剧的笑必须以真为躯干，以善为底蕴，以美为价值砝码。喜剧作家还应具备的一种“特异功能”是：在启颜解颐的同时激起人们情感的涟漪，心灵的颤栗，理性的颖悟。这就要匠心独具地将众人一笑了之的生活趣闻“点石成金”，透过表层的滑稽喜色注入概率较高的社会内容和人生思考。正象作家强调的：“必须有异常的灵魂深度，才能照亮取材于卑贱生活的图景，把它提升为创造的珍珠。”只有这样，诱发出来的笑才能含蓄隽永，意味深长，不再仅仅是呼吸次数加快和脉搏跳动频率增高。

假若没有这种“点金术”，果戈理的《外套》也就缝制不出来了。这篇精彩的短篇小说也是作家“听”来的。在友人处作客时，一位小公务员给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而奇特的故事。说他有一个清贫的同事，唯一的嗜好是打猎，却一直买不起猎枪。后来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钱，买了杆猎枪，视若珍宝。但一次打猎不慎将枪落入水中，这位公务员便失魂落魄，卧床不起，几乎丧生。同事们发了慈悲，凑份子又给他买了支猎枪，才救了他的性命。